

下

铁板铜琶

● 诸葛青云
经典作品集



远方出版社

.5
1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铁板铜琶

铁板铜琶

下册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一段秘辛 | (567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徒劳无功 | (586) |
| 第二十三章 | 方府探秘 | (613) |
| 第二十四章 | 魔劫重重 | (641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山雨欲来风满楼 | (665) |
| 第二十六章 | 腥风血雨漫北邙 | (691) |
| 第二十七章 | 侥幸脱困 | (717) |
| 第二十八章 | 重创番僧 | (745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将计就计 | (771) |
| 第三十章 | 千钧一发 | (795) |
| 第三十一章 | 空前三本报新仇 | (823) |

第二十一章 一段秘辛

目光一瞥正目注虚空，陷入沉思中的白云飞一眼，然后含笑问道：“师兄，小弟这说法，还算公正么？”

白云飞苦笑：“公正，公正，可算是持平之论。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如与事实有出入之处，你可得及时更正啊！”

白云飞长叹未语，枯木大师才娓娓地接道：“这位花花公子，既称孝子，对自己的放荡行为，在双亲面前，也自然有点顾忌，但一俟他的双亲相继去世，失去了管头，可就得其所哉啦！于是，只等孝服一除，一个一个的小妾，相继接到了家中，不多不少，一共才七位。”

微顿话锋，目光移注白云飞笑问道：“这数字没说错吧？”白云飞讪然一笑道：“没错，连元配一共是八位。”

徐丹凤忍不住发出一声娇笑。枯木大师笑道：“丫头，你别笑，祖父是风流种子，你个白天虹，也秘然会克绍箕裘，以后，你可当心一点。”

徐丹凤给他一人个妩媚的白眼道：“我才不在乎哩！”

“嗯！这才是最聪明的办法。”枯木大师含笑接道：“于是，那位元配夫人一气之下，独自带着她的唯一儿子，悄然也走……”

徐丹凤接问道：“那位元配夫人带气走的，就是以后‘中原四异’中的白大侠？”

枯木大师瞪了她一眼道：“你丫头是想要我对你的聪明，夸奖一番？”

徐丹凤气得莲足一顿道：“好，我不问就是。”

枯木大师莞尔一笑道：“这事情发生之后，那位花花公子当然费了不少工夫四处找寻，可是，他们母子，竟然如石沉大海，杳

无音讯……”

徐丹凤忍不住又接口问道：“他们母子，究竟躲到接么地方去了呢？”

枯木大师苦笑道：“这问题，连花花公子本人，一直到目前为止，都没弄清楚，你问我，我能问谁呢？”

徐丹凤汕然一笑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么！”枯木大师接道：“一直到白晓岚闯出‘惜花公子’的名号之后，那位花花公子才心我所疑地找上他，查问之下白晓岚除了承认处花花公子的儿子之外，其他一切都讳莫如深，而且，神态之间，也显得非常冷漠。当时，那伙花花公子，成了‘馄饨担儿一头热’，只好废然而返。”

顿住活锋，才轻轻一叹道：“因此之故，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白晓岚就是白云飞的儿子，而这些知道内情的少数人，又不愿伦播，于是，‘惜花公子’白晓岚的身世和来历，就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哑谜了，丫头，还有从疑问么？”

徐丹凤想了想道：“以后‘中原四异’同时失踪，白老人家也没再查问过？”

枯木大师道：“还有甚查问的哩！事实上，他们之间，虽是骨肉至亲却是形同陌路，而那位花花公子也委实没料到，‘中原四异’的神秘失踪，竟隐藏着一宗偌大的阴谋。”

徐丹凤不由幽幽一叹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如非老人家前此误打误闯地在四海镖局中碰上小明，目前还被蒙鼓中哩！”

“可个是！枯木大师也轻轻一叹道：“说来，人世间的一切，好像冥冥中都早有安排，否则，他们祖孙之间，也就不会在四海镖局碰头了。”

于四娘目注白云飞笑了笑：“想不到此中还有如此一段秘辛，白老，现在，我要恭喜你啦！只要将白晓岚和小明二人救出来，你们父子祖孙，就可共享天伦了。”

白云飞长叹一声道：“于大姊，话是不错，但路正遥远夜正长，未来的演变如何，还难说得很哩！”

冷寒梅正容接道：“白老请英心焦，问题虽然棘手，总有解决的办法，目前，咱们且先将小刚解救出来再说。”

于四娘点点头道：“对！时间也差个多了，各位且各自摒当一下，咱们立即出发。”

徐丹凤黛眉一轩，目凝冷电地接道：“目前，既然一切都已挑明，从现在起，咱们索性仍回白马寺去，好好地跟冷剑英那叛徒周旋一番。”

盏茶工夫过后，关帝庙中，飞起十多道奇快绝伦的黑影，纷纷向洛阳城方向，疾射而去。

当枯木大师在关庙中，向群侠说明白云飞的家庭韵事的同时摘星楼秘室中的冷剑英，却正在眉峰深锁地绕室徘徊着。

这情形，自然是显示白天虹所说的话业已使他感到相当困扰了。

是的，他一向视为心腹，倚为左右手的东方——古太虚，居然会暗怀异心，形成目前的心腹大患，这委实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事。

如今，古太虚可算是羽毛丰满，而且，一身功力，也可能已超过了他，他将如何自处呢？

直接了手将他除去么？没这种把握。如果一击不中，则后果不堪设想……接受白天虹的条件，藉白天虹之力，将古太虚除去，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，但技术上困难太多，尤其是先行释放白晓岚夫妇和吕伯超之后，不但没法控制白天虹，也失去对群侠要挟的三个有力人质，这情形，可无异于是前门驱狼，后门进虎……

有着这些无法决定的困难，也就难怪他绕室彷徨，不知如何才好了。

在此同时，因处斗室中的白天虹倒反而显得颇为安详

本来，他除了对自己的双亲和吕伯超等三人，一直筹思不出一个受当的脱险方法而深感焦急之外，对他自己的被困，一直就不曾怎么心烦过。

要说他有所不安，那就是深恐绿珠、季东平等人也被陷落，以及徐丹凤等群伙听到之后，采取激烈的冒随行动而已。

如今，已小冷剑英亲口告诉他，李东平等四人已脱险，除了绿珠的伤势如何不得而知之外，这第一项不安的原因，算是已解除大半。

而季东平等人的脱险归去，也连带使徐丹凤等群侠冒险躁进的机会减少了，因而第二项不安的原因，也算是减轻了不少。

再加上古剑于秘密甬道中，所告诉他的好消息，更等了是服下了一颗定心丸，于是他摒除一切杂念，安心地运功调息起来。

他，为了等古剑回来之后，联络方便计，还特别将座椅移到那秘密甬道的旁边，以便随时可以听到古剑所带回的佳音。

就当他神归紫府，气纳丹田，快要进入忘我之境时，那秘密甬道的铁壁上小孔中，却适时传来三响轻微的弹指声，紧接着，一丝微弱语声传了过来道：“白少侠，白少侠……”

白天虹不由又惊又喜地就着小孔传音答道：“老兄回来这么快！”

那神秘传音答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在下怎敢怠慢！”

白天虹接道：“那边情况如何？”

那神秘传音道：“少侠，一切且等脱险之后再谈，现在，在下立即着手以宝刃破除铁壁，最多盏茶工夫，少侠就可脱险了。”

话说得行理，但白天虹心悬绿珠安危，仍然不住脱口问道：“老兄，绿珠的伤势如何？”

那神秘传音笑道：“内少侠个愧是多情种子，俏丫头这一注倒真是押对啦！”

白天虹讪然一笑道：“老兄别取笑，请答我所问。”

那神秘传音道：“绿珠仅仅是一些皮肉之伤，少侠两尽管放心……”

白天虹不山如释重负地暗中长吁一声，传音答道：“多谢老兄！”

铁壁上响起的金属麻擦之声，想必不对方已经开如行动了，

同时，并传来对方的笑谑声道：“少伙，这算是礼多人不怪吧！”

少顷之后，那神秘传音又起。

“少侠，这铁够即将划破尺半大小的缺口，待会，请听我的招呼，将那幅山水画揭起，钻过来就是，但请注意：莫使那山水画受损，以便给他们一个莫测高深。”

白天虹传音答道：“好的。”

接着，并笑了笑道：“老兄此真是设想周到。”

那神秘传好笑道：“多承夸啦！”

又是少顷之后，铁壁上传术“格”地一声轻响，那神秘化行促声招呼道：“好了，少侠伙！”

白天虹心中一喜，不加思索地揭起那幅山水画，果然，铁壁上已出现一个尺半见方的缺口，当下他毫不犹豫地向着缺口一晃而入。

但他刚刚钻入甬道！暗影内指风如电，已同时点中他的左右“肩井”左右“期门”和“巨阙”“七坎”等六处大穴。

虽然是意外中的意外，又是深以对方为友，而根本未有甚戒备的心理，但以白天虹目前的身手，能于一举手之间，同时点中他的六处大穴，其手法之快，与认穴之准，也委实够人咋舌的了！

白天虹糊里糊涂地被擒，暂且按下。

且说那秘室中绕室彷徨的冷剑英，他于徘徊又徘徊之后，陡地一挑双眉，沉声喝道：“来人！”

门外，一个苍劲语声恭应道：“教主请吩咐！”

冷剑英挥了挥手道：“去请老太君，快！”

片刻之所，那苍劲语声在门外高唱着：“老太君驾到！”

冷剑英亲自开启暗门，含笑相迎道：“老太君请！”

那位老太君进入秘室，铁门也自动阖拢。

双方就座之后，老太君注问道：“剑英，看你眉峰深锁的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？”

冷剑英轻轻一叹道：“如果是普通事情，我也个敢惊动您老人家……”

接着，他将与白天虹所谈有关古太虚的经过，详细地说了一遍。

老太君听过之后，沉思着接道：“我老早就提醒过你，古太虚这个人，外表大忠厚，内存奸诈，而段城府太深，不可过于信任他……”

冷剑英截口苦笑道：“老太君，这些都不必谈了，现在，我只请你帮我做一个妥善的抉择。”

老太君注目问道：“你打算如何处置呢？”

冷剑英微一沉吟道：“方才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我想，咱们不妨暂时接受白天虹的条件。”

老太君道：“白天虹那小子，年纪虽轻，但却显然比古太虚更难缠，你考虑到这后果么？”

“所以，脱白制古，最低古太虚却是心腹之患，姓白的小子，固然不是好相与，但有限度，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。”

老太君道：“白天虹目前已成釜底游鱼，咱们先轻而易举地除去姓白的，再全力对付古太虚，不也一样可以避免两面作战的困境么！又何必舍易就难？”

冷剑英道：“老太君，方才我已说过，古太虚是心腹之患，而且这匹夫太不够朋友，我必须先行将他除去才甘心！”

“剑英。”老太君正容接道：“这可不能意气用事！”

冷剑英也神色一整道：“老太君，这也是理智的行动，目前，你我都已非古太虚的对手，只有白天虹有力量制服他……”

老太君截口问道：“那么，以后的白天虹，你又有甚么办法去收拾他？”

冷剑英阴险地一笑道：“孙悟空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，但他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！”

老太君注目问道：“你这是说，准备暗中在白天虹身上弄甚么手脚？”

冷剑英诡笑着未样可否，老太君又接道：“既然你已如此决定，又何必跟我商量？”

冷剑英神色一整道：“我必须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
老太君微一沉吟道：“原则上我同意，不过……”

冷剑英含笑接道：“原则上同意就行了，咱们就决定这么做……”

但他话没说完，门外响起一个急促的语声道：“禀教主，大事不好！”

冷剑英脸色微变地沉声问道：“甚么事？大惊小怪的！”

门外语声道：“禀教主，白副教主已神秘失踪。”

冷剑英不由脸色大变地身躯一震道：“怎么说？详细报来！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。”门外语声恭应道：“方才，属下替白副教主送晚食时，发现白副教主已不在那秘室中……”

冷剑英接道：“那秘室铁门，是否已打开？”

门外语声道：“回教主，那铁门并未开启，秘室中一切如旧。”

“我不信他会五行遁术！”冷剑英猛一顿足之后，又沉声问道：

“可能他正在便所中，你叫过没有？”

门外语声道：“属下也如此想过，但叫了好几声，没人答应，而且也等了半晌工夫……”

冷剑英蹙眉接道：“好，你先去，本座立刻就来！”

这是金谷故园的另一角。

在探近一片农地的后园围墙边，将一株高大的古松，古松下有一口荒废的枯井。

夜静更深，古松、枯井、加上没胫的野草，这情景，显得既荒疯、又恐怖。

约莫是当冷剑英与老太君二人，在摘星楼的秘室会商的同时，一道人影，悄没声地藉着古松的阴影爬上围墙，捷如狸猫似地一闪而下。

此人赫然就是那代白天虹前往关庙送信，一身庄稼汉装束的古剑。

他滑下围墙之后，立即蹲下身子，机警地向四周默察着，一直等十多丈外轮值夜巡的两个劲装人离去之后，才悄然由荒草中爬向井边，踊身跃下。

但他刚刚跃下，枯井立即传出一声闷哼，声音虽然短促而低弱，但睁夜中听来，却清晰可闻。

紧接着这一声闷哼，一道人影由围墙外一闪而入，此人竟是那“北漠狼人”申天讨。

他，跃入后园之后，精目中冷芒如电地环扫一匝，立即向那枯井欺近。

只听得枯井中传出一声冷笑道：“原来是教主身边的红人，想不到也会干出吃里扒外的勾当……”

另外一个沙哑的语声道：“咱们头儿真是料事如神，这小子上当了。”

那玲珑语声道：“胡兄，这小子可能还有同党，你先上去瞧瞧。”

那位“胡兄”似乎楞了楞才勉强答道：“是……”

语声有点颤抖，显然他的心头，有着太多的怯意。

申天讨一听对方只有两个，而且显然是不甚重要的角色时，本想立即飞身而下，但继想这秘密通道的秘密既已被揭穿，解救白天虹脱困已不可能，而且对方既要上来，倒不如来一个以逸待劳来得好。

也就当他心念转动之间，枯井中已冒起一道人影。

申天讨待得对方登上井边时，闪电出手，悄没声地点了对方死穴。

他，为了不使那尸体倒地发出声响，于闪电出于之同时，也顺便扶住对方的尸体，轻轻放过一旁。

这时，井底传出那冷峻语声道：“胡兄，怎么样？”

申天讨忍不住心中暗笑：“‘胡兄’已回姥姥家去了哩……”

但他口中却故装沙哑嗓音，含含糊糊地低声答道：“没甚么，快点上来吧！”

那冷峻语声道：“好，你注意着，一发现有人来，就通知我‘好的。’”申天讨一面哑着嗓子漫应着，一面却蹙着眉暗忖：“听这语气，再加以他们办才的对话，互一印证，这两个显然是东方逸手下的人，难道说……”

他，念转未毕，远处已有人疾奔而来，瞧那轻功身法，来人身法，显然不弱。

此情此景，他自然不便有所表示，只是暗中希望井底那人快点上来，以便先行救出古剑再说。

可是，井底的那人，因背着一个古剑，这情形，对一个身手不太高的人而言，自不能一跃而出，而必须慢慢地爬上来，也自然不会快。

就当他心中暗感急躁间，那疾奔而来的人，已越来越近。

这情形，逼得他只好一蹲身子，企图对付那位“胡兄”一样，来个依样画葫芦。

那位来人的眼睛却是敏锐得很，申天讨的身子刚刚往下一蹲，他已沉声喝道：“其么人！”

申天讨硬着头皮答道：“胡……”

“胡”故么呢？他自然接不下去，幸好那井底人巴背着古剑爬了上来，目光一瞥之下，不由脱口惊呼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井底上来的人惊呼刚出，申天讨冷笑一声“我是要命的阎罗王……”

话出招随，右手一晃间，那人已应手而倒。

申天讨毫不怠慢地将制住穴道的古剑挟在左肋下，即待长身而起。

们就当他的身形将起未起的同时，那疾奔而来的人，陡然发出一声大喝：“拿奸细！”

同时，双手齐扬，一把金钱镖，竟以满大花雨的手法向申天讨激射而来。

以申天讨的身手，尽管他还带着一个古剑，区区暗器，又怎能奈何得了他。

但见他右手的大袖一挥。一股罡风，将激射前来的金钱镖，悉数扫落，同时一声怒叱：“鼠辈躺下！”

随着这喝声，一线黑影。朝来人电疾地射去。

原来他方才大袖一拂之间，已抓住一枚金钱镖，乘机出手反击。

他，金钱镖出手之后，根本不管结果如何，一势“旱地拔葱”，长身而起，向围墙外电疾飞射而去。

围墙外的季东平已闻声飞上围墙，入目之下，不由骇然问道：“申兄，古老弟怎样……？”

他的话没问完，申天讨已越过围墙，而后面那族奔而来的人，身手也委实不错，居然能避过申天讨临走前的反击，并如影随形地跟踪追上。

这些，说来虽嫌冗长，但实际上却是刹那之间的事。

也就是说：申天讨越过围墙，季东平飞身而上，以及那后而追扑的人跟踪而来，几乎是同一瞬间所发生。

那跟踪而来的人，一脚踏上围墙，几乎与季东平撞个满怀。

季东平挥掌一声怒喝：“下去！”

那人也真听话得很，不但应声栽倒墙下，而且寂然不动，显然已告了帐。

这时，整个金谷故园的后园中，警笛大作，呼叱连连，至少已有十道人影向出事之处而来，并且有数人已由别处越过围墙，向申天讨拦截。

申天讨震声大喝道：“季兄，咱们走……”

但敌人已蜂涌而来，想走谈何容易。

因此，他的话未说完，却陡地一声怒叱：“鼠辈找死！”

一声惨号，面前已倒了两个。

但他方自长身而起，另四个又适时将他截住，逼得他怒声大笑道：“好！不怕死的魔崽仔，都上来吧！”

怒笑声中，右手绝招逃出，当者披靡，左手却迅地将古剑收下，并解开其被制穴道，接问道，“老弟，是否受伤？”

古剑恭应道：“多谢前辈搭救？小可并没受伤。”

话声中，已俯身由敌尸手中拾过一技长剑，接过两个飞扑来的敌人。

申天讨腾出了左手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截住他的敌人，又倒下三个。

但敌人倒下一对，又补上一双，前仆后继，悍不畏死，可说是杀个胜杀。

另一边，季东平的遭遇也差不多，他的周围已躺着七八具收尸体，但却是越杀越多。

在金铁交鸣，与惨号阵阵中，申天讨扬声大喝道：“季兄不必恋战，咱们闯！”

一申“桀桀”怪笑，适时接过他的话锋道：“闯？你还走得了么！”

一道青影，如灰鹤腾空似地飞扑而下，身形未落，半空中震声大喝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！都给我闪开一边！”

那些围攻申天讨的人，如获大赦似地，纷纷散开。

申天讨身前丈远处，已卓立着一个青衣白发的老姬，赫然就是那老人君。

申天讨目见那老太君，不由须发怒张地瞋目怒叱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果然也在这儿……”

老太君截截冷笑道：“不错！老娘也在这儿，申天讨，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要来！”

也不知这老太君与申天讨之间，究竟有甚么深仇大恨，但见申天讨脸色铁青，精目中煞芒毕露，身躯也禁不住强烈地颤抖着，一时之间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老太君双目中寒芒一闪，冷然接问道：“申天讨，白天虹那小子是不是你们救走了？”

申天讨身躯一震，目光一瞥一旁的古剑，不由一声怒叱，疾如电掣地飞扑过去。

原来古剑方才独斗两个劲装汉子，他是由冷剑英亲自调教

出来的弟子，身手自然不见，不到十招，两个劲装汉子已死了一双。

但死了两个，立即补上四个，人数骤增一倍，而这四个的身手，也比方才那两个高明多了。

古剑固然是艺出明师的高手，但临敌经验毕竟不够，兼以在双拳难敌四手的情况之下，顿时感到左右支绌，仅能勉为自保了。

所以，申天讨入目之下，立即飞身支援。

以申天讨的身手，连功力高的老太君，也来不及拦截，那围攻古剑的四个，自然是不堪一击了。

但见他身形一晃之间，巴倒下三个，剩下一个却被古剑一剑腰斩。

申天讨沉声喝道：“老弟，站到我身边来。”

老太君这才冷笑一声道：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都难保，你还能保人！”

申天讨面对强仇人敌，已强行抑平心又的怒火，不但不答话，反而向一旁的古剑淡然一笑道：“老弟，等会我恐怕没法照顾你，你还是回到季大侠那边去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一声哈哈狂笑道：“姓李的，老夫陪你玩玩。”

话到人到，一道灰影，飞扑而来，立即与全身浴血的季平东恶斗在一起。

原来来人竟是那“南荒孤独翁”独孤钰。

紧接着，人影飞闪，阴山老怪司马因，释道双妖的“四全和尚”苟百里，“三绝道姑”宇文洁、通天教教主冷剑英、副教主——仍然是东方逸姿态的古太虚，率领着大批高手，纷纷飘降当场。

刹时之间，申天讨、季东平等人，已陷入强敌环伺的危境中。

这些，本来也不过是申天讨、独孤钰二人几句话之间的事。

申天讨方自暗中心头一凛，那古剑却反而靠近一步，以真气传音说道：“申老，小可身份未泄，当可于混战脱身，申老与季老不必以我为念，只管全力突围。”

古剑因为功力还差，所以必须靠近申天讨身旁，才能真气传音说话。

申天讨眉峰微蹙地传音答道：“目前也只好这么办了，可是你得多加小心！”

古剑点点头道：“小可理会得。”

申天讨接问道：“老弟，白令主究范如何了！”

古剑道：“小可刚跳下枯井，即被制住穴道，所以对出令主的情况，也没……”

那老太君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们两个，别动从么鬼心眼了！申天讨，你且放眼瞧瞧看，任你三头六臂，插翅也难逃出！”

申天讨神态安详地漫应道：“是么？那你为何还动动手？”

老太君道：“老娘还有话要问你……”

申天讨冷然戴口道：“老夫耐性有限，有屁快放！”

老太君精目中寒芒一闪道：“申天讨，答我方才所问！”

申天讨漫应道：“你方才问过甚么啊？”

老太君怒声接道：“好！老娘再说一遍，白大虹那小子是不是你们给救走的？”

片刻之前，申天讨于听对方问出此话，曾下意识地向着古剑投过一瞥，并及时替其解危，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紧凑活动，使其来不及深思。

此番，那老太君旧话重提，这才使他暗中叫苦不迭地心念电转着：“这情形，不是更足以证明，白令主已落到东方逸的手中么！……”

但他口中却冷笑一声道：“这问题，居然问到老夫头上，你找错庙门了吧！”

仍然是泡蘑菇的语气显然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以待徐丹凤等人及时赶来。

老太君怒声道：“不问你问谁！”

“这真是天大的笑话！”申天讨敞声大笑道：“白令主既已被你们扣留在摘星楼的密室中，咱们不是大罗金仙，又怎能将其救

出！再说，如果白令主业已脱险，又哪有你们这些狐群狗党，耀武扬威的机会！”

老太君眉锋一蹙地向身旁的冷剑英和古太虚二人，投过了困惑的一瞥道：“这话，倒也是有几分道理……”

申天讨对方微妙关系早已心中有数，虽然他不认识冷剑英，但却早已由冷寒柳梅口中的描述，有个大概的印象，所以他已暗中断定，老太科身边那得衫文士必然就是冷剑英。

至于那仍然以东办逸姿态出现的古太虚，他更足一眼就能认出。

于是他脑际灵光一闪，意味深长地披唇一晒道：“扣留在自己密室中的人，被谁救走，都不知道，通天教还想称霸武林！我看你们这些甚么教主副教主的，都该自己挖个地洞，钻下去才对！”

老太君冷笑道：“申大讨，老娘纵然该钻地洞，也得在收拾你这匹夫之后！”

申天讨淡淡地笑一笑道：“西门翠，夜风太小，当心闪了舌头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只听季东平一声朗笑道：“独孤钰，你也不过如此！季某人将你估计过高啦！”

话声中，边演绝招，将独孤钰逼退五尺。

这两人，激战已近五百招，而实际上季东平由白天虹所传授的“空前三式”，才刚刚施展第一式的一部份哩！

冷剑英与那被申天讨叫做西门翠的老太君，直瞧得精目中异彩连闪，连对申天讨那冷诮词锋，也顾不得，只是目、光深注着斗场。

但季东平是何许人，在目前强敌环伺之下，岂有不保存实力，以做为必要时突围之用之理！

他方才之所以突施绝招，将独孤钰逼退五尺，不过是想藉独孤钰做为“空前三式”威力的测验而已。

所以他那第一式的“天网恢恢”尚未使完，立即又改以普通